

第五一〇冊

博物彙編

神異典

神仙部

三
毫
一
毫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五十七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三十四

明二

高俊

周思得

楊麟

癡呆子

楊湛然

藥葫蘆道人

廖時升

焦姑

芮道材

從鉉

潘道泰

文志矩

何璘

雷蓬頭

呂克瘡

王槐

尹山人

王守中

任風子

月光道人

萬玉山

蔣鑒

邊遁

伍守靜

補鑄匠

王先生

鍾山懸

沈真人

劉道明

柴道人

張皮雀

何以潤

鄧清

王真人

黃花老人

曾志堅

王勅

張自真

董伯華

步梅溪

鍾萬五

狄子李

韓飛霞

董仙

好了道士

劉偉

賀長

孔師居

李子真

邵道人

周休休

彭小仙

大瓢李

神異典第二百五十七卷

神仙部列傳三十四

明二

高俊

按江陰縣志高俊字彥文人稱高法官永樂間人少遊金陵遇異人得異書數卷謁真人龍虎山三載方歸嘗言吾術可移造化役鬼神病魅符呪遣之其女爲妖狐迷者飛劍斬之不早祈禱隨墨水灑處黑雲湧起雨便霑足渡江遇逆風書符舟尾更疾行暮歸無燭拱手作法即前導二燈吳浙間無不知高法官者投以金帛趨謝却其法亦不傳於世

伍守靜

按樂安縣志伍守靜四十五都龍江人永樂間入仙遊觀得異真人祕授法旨時零都張小鬼每逢閏歲四出佈災將越樂界公知怒往與張鬪法擒之奪其實三件張哀還寶誓不犯界因埋劍界上永斷妖魔真人造福無量誠有以大庇於吾邑也

周思得

按列朝詩集周思得字養真錢塘人行靈官法先知禍福文皇帝北征召扈從數試之不爽招彈祓除祈雨禱兵咸如影響乃命祀靈官神於宮城西靈官藤像上獲之於東海朝夕崇禮所征必載及金河川昇不可動就思得祕問之曰上帝有界止此也已而果有榆川之役思得歷事五朝年踰九十賜諡弘道真人

按續文獻通考思得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書求樂初召至京扈從北征宣德正統間累封崇教弘道高士卒年九十二贈通靈真人

按浙江通志思得先知禍福太宗北征召扈從數試不爽鞭虎先驅敵駭潰炎途尸穢禱雪覆之六軍大悅思得歷事五朝還山尸解年九十三勅葬八盤嶺

補鍋匠

按明外史本傳補鍋匠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夔州重慶間爲人補鍋與之直一無所較與之食即不復取錢遇風雨寒暑輒不出所至州邑多寄宿蕭寺中畱不過三日人有從學補鍋者不取酬令負擔從後有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川中人皆識之呼爲老鍋匠一日於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哭已共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求訣不可復相見即所謂馮翁者也馮翁在夔州以章句爲童子師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後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亦不知其爲何許人嘗作詩大書壁間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瀨池濱光靈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曼比見補鍋匠歸即剗去未幾辭主人去二人皆

不知所終

按雲南通志補銅匠無姓名不言以啞子稱未樂間常憩獅山往來村落間業補銅有從學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前行數載人不識也一日於南門外獅山道上揀柴枝作三字云要南下奄然而逝土人異之收棺未葬越三日屍不見傳啞子又在省城補銅

楊翰

按明外史本傳楊翰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書工篆籀兼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為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歿為備嘗葬畢入雞足樓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果卒既殮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翰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按雲南通志補太和人自號存誠道人孝友慈和甘貧力學母卒葬畢即隱雞足山凡二十年卒之日凡親友之家皆見其登門作別或又見於安慶道中焉崇禎壬午河西李元祺赴選得大理訓導以便道詣武當有生來謁自稱大理府學楊翰補祝寄語於家祺許之及至下關見翰南去數呼不應抵任問諸生方知為未樂間人因為立碑表其里曰桂樓先生故里

王先生

按高坡吳慕蔡啟字士弘別號毅齋上世本崑山人

末樂中徙居北京敞少好游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

王先生相與甚善一日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適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敞心異之至東微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攜耶君步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敞乘之囑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敞如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歎曰此去地四里有剛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敞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敞縱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敞勉敞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敞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固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蒞衛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畝畝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敞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若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瞬息聲止開門視階砌如掃矣敞歎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畱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不復見敞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癡呆子

按畿輔通志癡呆子姓陳福建人永樂中至房山隆陽宮修真後入武夷山遇至人授金丹秘訣便居恆如醉信口出辭不越乎道年八旬貌若嬰兒常懸鐵牌於臂驅役雷霆人稱之曰鐵牌陳

鍾山懸

按臨江府志戴陽子鍾山懸早歲出家住北帝觀得內修明末樂乙酉遊蜀遇大旱疫蜀王徧訪高士得山懸以六月六日建醮頃刻大雪蔽空城外甘雨霑足旱疫為之頓蘇請於朝封雪谷戶侯後不知所終

楊湛然

按蘇州府志楊湛然名茂林未詳何地人有道行不用符檄書片紙驅役鬼神末樂五年后崩詔黃冠啓法筵湛然以白衣見雲翔香湧上異之稱曰至人命以官不受賜法衣勅行遊天下時吳江大旱延之禱雨隨應因雷崇真道院構方丈居之在院屢著靈異一日忽脫裘履而逝蓋百餘歲矣後有自洞庭還者以雙鳥昇歸始知湛然仙也

沈真人

按嘉興府志沈真人名道寧號野雲初居鬱秀院蹴蹋不檢或醉臥穢地或破衲不掩體頸有爛瘡人號為沈爛頭其師厭之遂去復來杖之亦不怨一日忽大叫自謂得道時大旱爛頭曰我來便有雨人怪之令登壇果大雨由是號道人末樂初遜國諸臣株連詔獄者數萬道人在都下稱設牢詣諸王府化饅頭有施一萬者徐納袖中未嘗滿使人覘其所為則出御街即懸睡道側兩袖無所有錦衣獄吏報有道人

不知從何人分餉餽頭訖去矣守者慮有變繫之獄因其自言牒嘉興問所從則沈道人固在忽不見乃攝觀主至而獄中所繫依然爛頭道人於是都人競往謁詢禍福皆中成祖北狩仁宗監國時事多奇驗一日忽大笑則成祖師勝賜從臣飲之時也忽大哭則榆林川晏駕時也靈異不可殫述仁宗常御製道人傳登極封至道高士禮送還山誥軸藏道院五色雲錦殊砂寶篆燦然盛蹟

藥葫蘆道人

按蘇州府志藥葫蘆道人不知姓名賣藥吳市人有求則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或傾不出則曰無緣不可救矣成祖在漠北不豫御醫盛寅奏言臣蘇州有藥葫蘆可治也上命行人乘傳南下未至而有榆林川之變道人後亦莫知所之

劉道明

按四川總志劉道明初名昭安岳人自少居天慶觀終日默坐歷二十餘年遂知識緯由是名聞遠近求樂間以星史之占召入時值六月命築壇祈雨三日果大雨上奇之卒年九十有九其他靈異多不可悉時人稱為劉神仙云

廖時升

按安慶府志廖時升洪都人少遇異人授仙術末樂間選主太湖道會嘗奉詔募修道經臨終作一偈曰有爲有作本無爲出入難逃幻化機五十九年渾一夢今朝方識未生時端坐而逝隨有鬻炭翁見其乘白驢於東嶽廟前寄語其徒曰牀頭有布可易炭及翁至已就木矣

柴道人

按續文獻通考柴道人善祈禱末樂中浙中大旱延至設齋壇三日後雷響一聲壇前一幡結成二龍頭雨如注西湖水涸其大半

按衢州府志柴用先號惟一子末樂間自京還至武林大旱自言能與雷雨落泉競致之官吏宿齋大書聯三日登壇三日雨一聲號令一聲雷及期不雨用先散髮呪符叱官吏跪壇下須臾雷電交至大雨如注而西湖之水涸矣其族子壯得五雷秘法能祛邪治病祈晴雨語衆曰吾門陰當撤之以大天師家大風果作門撤他所

焦姑

按江寧府志焦姑名奉真家中和橋南有仙術能祈陰晴末樂時召入宮中數年建元真觀於中和橋北以居之有弟爲神樂觀道士一日語之曰吾不食數日死期已近弟曰當修醮與姊議之醮畢來復姑謂醮無益奏玉帝表文上有汗汗玉帝未會見也道士驚異果以汗汗未及易也又戒弟曰吾死後不用龕與棺只以蘆蓆捲之送江浦縣定山上吾願足矣道士如其言送於定山忽雷雨驟作遂失其尸所在封妙惠仙姑

張皮雀

按異林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遷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元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

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祕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逐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瘵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符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來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於里塾又令黃冠擗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諸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滄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霑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因慶其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按蘇州府志

按蘇州府志道修長洲縣人少有異相年十七父母欲爲議婚不從往禮胡風子爲師盡得其術宣德八年夏長洲不雨有大家懇修往禱及至則其人頗怠修登壇赫怒忽震霆碎大木雷火其廩不畱粒粟已而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十年

崑山早縣令請禱道修約二日雨三日果雨戴氏子疾昏譫語道修入門取棒就牀擊之遂瘥焉氏婦爲祟憑狂叶亂走道修至即昏仆去則復然道修風格奇朗頂雙鬚披青布袍人謂其捕鬼隨行鬼作聲類俗所溺兒戲皮雀者因呼張皮雀正統庚申無疾而死後或見之於長橋疑尸解云

芮道材

按雲南通志芮道材少業儒從劉真人習棲神煉氣之術曾殄戮蝮蛟除蒙化崇宣德初召見賜都紀馳驛歸創棲霞觀居之尋尸解

何以淵

按桂陽州志何以淵東隅人號雲最少孤隨母以居業儒精醫宣德六年春在會城與客坐奕一偉少年立觀起陪立少年曰君桂陽人知南門外呂先生否爲寄一書道經洞庭書筒夜發光歸遍覓無呂姓者啓視書皆殊書龍鳳篆五十六字莫能解自是辟穀食菜豆一十七年人號曰菜豆公行年七十正統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羣鳥集於庭相迎而逝後書至天順八年寇燼焉萬曆間孫瀛病足雖暑著氈條一道士入庭募甦不與因募化菜豆而去人不見其出入此以潤化身之一驗也

從鉉

按安陸府志仙人從鉉者字又鉉別號鼎煊安陸人正統八年母夢湘子入室而生骨相奇偉篤好黃老之術謝婚聘辭父遊太和山復遊嵩華遇異人授大還藥丹成雲跡靡定萬曆庚寅郡守阮屏麓自述昔遊太華偶失路遇公指引見公道貌軒舉問姓氏年

里公曰年百六十矣後聞入華絕巘至今不出鄂人傳其事稱奇云

鄧清

按廣西通志鄧清字子真正統間羽士也居容溪習瑜珈教得異傳一日雷擊物遇穽墮地清爲呪灑水淨之雷遂飛昇遷居善村巖常聚仙峰頂羽化之日棺爲風雨飄去置石中鄰人立祠祈雨輒應

潘道泰

按鎮江府志潘道泰號無涯子郡千夫長潘氏從子也年八歲爲萬壽宮道士巫得真弟子幼遇異人授以法一日登廁誦呪誤召辛辛辛君怒以火筆燃其頭頭爛人皆呼爲潘爛頭云冬夏一衿性嗜酒食犬肉時酣飲酒肆中醉即取錢一文或以手或以所食物就錢上書一字令小兒固握之撒手聲光迸烈如雷鳴景泰間早郡守郭濟命禱雨約時日命備火酒及棉被黑大道泰登壇飲酒抱犬以被覆臥烈日中旣駒也時將至烈日如故郡守命呼之起道泰覺叱曰何可呼我我兩處社令未至也惜雨弗徧兩郡耳遂握劍焚符揮叱四方陰雲驟合雷電交作郡守以下俱立雨中隸人張蓋蓋之道泰叱曰官將何不去有司蓋露露電光倏倏撤蓋空中去官民震恐俄傾雨霑足郡守冒雷雨病瘧藥不愈延道泰往護視道泰以掌撫其背即愈維揚屬邑早召道泰往禱命置一大黑鯉於釜中炊之火愈熾雨傾如澍衆皆望見雲中黑龍蜿蜒雨霽啓釜視之冰寒鯉游洋無恙也眞州婦難產求道泰符適在肆中食犬肉即以犬骨一命握之令勿示人歸擲牀下霹靂震空兒已產矣蓋

以骨擲牀下作雷聲震產故也其神異如此人有疾病來求者或爲書符或呪水喫之隨愈道泰幼孤撫於姑氏後姑氏設醮命主醮事遠邇觀者如堵及降聖道泰俯伏起曰某獲譴矣衆中有孕婦不潔者帝回鑾矣越三日逝及葬舉棺如空後有某自武林來見道泰道遙湖上謂某曰爲我寄言諸舊遊吾今在武林不日適武彝去矣蓋即其尸解日也後奉聖書封通懸五雷法官靈濟真人

王真人

按廣西通志王真人不知何許人景泰間謫戍馴象衛有道術能致雷雨以手畫符篆於人掌中人握之行數步望其方開手則雷轟然而起歲早有司祈雨連日弗應真人曰開屠撤壇某日某時請迎雨至期日益酷烈真人書篆符焚之向空叱咤擊令木雷雨交作平地水深三尺有衛姓者家有妖魅往治之妖忽啼竄急書符焚之震雷忽起則妖爲老猴已擊死於登高嶺矣後羽化去

文志矩

按廣西通志文志矩紫極宮道士先以採藥爲業年一十四歲始出家遊武當龍虎諸名山妙契得錄之術其應如響天順間無病卒次日有見志矩者謂其人曰吾官今日奏醮可送麪至今晨失一拄杖在某處亦可令人送來其人詣官果然始知志矩乃尸解去

黃花老人

按盛京通志黃花老人天順中居蓋州城外山坡小寺有道術修煉數年一旦鶴來乘之而去其地因名

伴仙山後人有詩云木色山光雨不孤乾坤寥廓自
鍾爐此山莫道無多景只是紅塵半點無

何璘

按廣西通志何璘賓州人恬淡輕名利採藥茹芝至
天順年二百三十餘歲飄然不知所適人咸稱爲羽
化

曾志堅

按貴州通志曾志堅楚人有道術天順間以誅設繫
京師值大暑上命祈雪以皇城爲限夜半上覺寒開
豹房視之飄飄遍地次日命中官出驗城外略無雪
跡因免死改戌平壩衛木石妖幻符至即除呼靈禱
雨刻期必應終日閉門誦經一日召其徒曰謹守吾
法端坐而逝

雷蓬頭

按異林雷蓬頭者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
好道術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
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
頭望之遙在高峴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
或時假寐一室扃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咸
固鎖鑰每雞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
仙人入官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
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
幾何矣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
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憮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
人願乞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
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嚙以狗血遂裹以革令服
之桎梏至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王勅

按濟南府志王勅字雲芝歷城人成化甲辰進士及
第授翰林編修謫判彝陵陞四川僉事河南提學副
使終南京國子祭酒少有仙骨穎遠絕人讀書華不
注山東臥牛山寺嘗與友人晚眺見山坡火光疑爲
夜燐勅不言但夜分持石誌火積石成壘一夜潛發
之二尺許得石匣函書二冊脫衣裏回每中夜沐浴
焚香虔祝展誦一年後能知未來休咎御風出神語
人曰地如篩子眼地下珍異幽奇皆可見人半疑信
之弗測也時與一僧相攜山頭採杞僧先勅下比扣
門勅爲開扇僧訝之笑曰我從裏間到來和尚自不
知耳勅蜀梁兩司學憲一日集諸生講學衆俱見白
雲一片起勅即遣騎戒疾驅數里雲落處即掘之果
得白石如雪命煮之細切如腐徧食諸生甘美非人
世味曰此雲母也大梁試士鎖院應撫皆滿每處輒
有勅危坐終日諸士出相語各以爲近勅危坐處惴
惴弗寧也已知其爲異相語神怪之在輝縣山坡忽
下輿拜曰老先生在此掘之得大石玲瓏蒼翠不類
人間石置之百泉上又在道傍古垣開紫石硯二池
各有鴛鴦一隻雄雌相向勅家居前採杞僧疾將逝
問曰富貴何願僧曰兼之曰惜功行未滿且著蜀府
王爲二子因批其背是日蜀王產第二子背字隱隱
王摩之應手尹太宰旻寢疾詢其大期曰有大鶴入
幕飛旋已颺去公之神也至太宰逝果然勅預知死
期安養易道服而瞑時里人徭賦長安於良鄉道中
見有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勅也里人間公罷官已久
何以至此勂笑曰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

未分付煩奇與兒某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
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勂以是日死也

呂疙瘩

按四川總志勂字嘉許號雲芝能前知分身四出黃
石爲糧弘治間四川督學

呂疙瘩

按異林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鄧
河洛之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謹且晉
競爲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
然滿頭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
方晨汲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皆之
復履江去弘治己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自真

按開封府志張自真陳留道士成化年間見縣西岡
嶺環曲形勢奇絕建正殿三間塑碧霞元君之像又
樹柏樹藤栽桃千株因名桃花洞雲霞觀自真在內
修煉二十年而終至弘治間塚毀棺破惟存竹杖一
枝

王槐

按安慶府志王槐字天植望江人父理娶彭氏性好
善夢鶴投懷寢而生槐靈慧最異書過目輒成誦成
童補邑弟子員歲癸酉應試南闈舟過太子磯風浪
危甚忽江畔有持塵呼槐者及泊跡其所在惟一乞
者穢惡難近槐異之長揖請焉乞者因密有所授付
槐一杖云持此所求皆得如意槐從父瑞居諫垣凡
有建白賜賚槐輒先知以告瑞父景有欲達瑞者槐
即振杖旬日往還成化中辭家雲遊莫知所之

董伯華

按福建通志董仙伯華晉江人服氣煉形談微應輒驗成化間常來往漳泉能呼風雨立至又常畫雷符符一張賣錢一文然必童子乃賣之藏符於掌旋傍耳聞之應聲而震人稱為雷師後尸解北山紫極宮人即其真身塑像祀焉

尹山人

按畿輔通志尹山人者燕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櫛自不圓結南都人呼為尹蓬頭尹得邸寓輒開關臥多者踰月少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一餐而盡四十碗獨又入市一刻而啖一擔瓜南京有宦者遣僕上病疏晨遇尹於北關端門告以疏已得旨午餐尹報官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君已得告後僕還覈問果令人聞而異之魏國公館尹於第常晝睡寤而語魏公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公愕不信即出袖中兩橋界之其時南京尚未有洞庭橋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既而所愛少孫病沉綿延療醫皆謝不治迺向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為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孫之足於其足尹鼓氣運轉喉嚨有聲氣達湧泉貴少孫足遍體流汗臭穢畢泄詰朝而蘇遂有生色別授刀圭藥服之愈王文成公守仁試禮閣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尹曰爾大聰明第筋骨脆難學我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勸業顯哉文成俟然後有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謂弟子曰敬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睡數日起弟子言其故尹曰予殆有遠行也無

何逆闔劉瑾潛圖不軌恐尹知之羅而戍之關右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而去

按江寧府志尹蓬頭名從龍華州人囊有宋理宗時度牒弘正年間來金陵寓邸中輒閉關臥每出從者如市能出陽神分身赴請一貴人女病瘵甚劇羣醫束手遂尹視之曰此非藥力所能治與我同寢一夕可愈也其父不可女病愈篤母涕泣懇請父乃從尹

今糊密室無窗隙令女去和衣而以足抵女下體而臥戒女曰喉中有物出急語我尹鼻息如雷足熱如火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出尹亟起見不復見見聽有微罅曰惜哉害一人矣蓋其乳母開罅竊視而為蟲所中也女病頓愈而乳母竟死洛陽張姓者自言得道引重縉紳問尹隨衆往謁張傲岸不為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曰無然爾注悟真多誤何謾罵為張曰爾知悟真耶尹因為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外內典之旨衆皆悚聽張慚遜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以為未忘勝心也因鍵戶寢伏久之有終南黃道人來值其睡熟留青鞋而退後數日尹起問弟子曰有黃師來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知我將有遠行也無何當事懼其詭異遣卒押歸華州過鐵鶴觀騎一鶴飛去按蘇州府志尹蓬頭莫知所自來負杖而遊其毛髮槁而容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慕焉爭向請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或為少嚙之則深自喜其去來不恆不得其所休舍每行塗中人輒隨之問其年云紹興至是蓋三百十有餘歲矣知府林世遠聞而召之問其師授但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遊行

於此無預人事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

按涇縣志尹蓬頭不知何許人正德間寓宣陽觀多異蹟嘗戲於席間種瓜即時成實又戲擲主人銀尊於水中主人惋惜已復在几上又從道士索畜狗食道士屬徒烹之徒竊食兩耳尹食訖曰此非全者道士不信一一吐出宛然生獨兩耳缺餘辭去莫知所之又同董秀才揚州看燈往返千里閉目即是按武進縣志尹蓬頭弘治間嘗遊毗陵所攜有宋度牒云理宗時人尹從龍也嘗舉進士後得道為仙客朱先生昱胡光祿熙家屢顯神異常以一膏藥貼其足間屏人揭之出書一小帙中言內外丹事多隱語遊金陵客魏國公所伴狂時談禍福多驗書一客邸小樓壁曰金土接木世人罕悟值武宗南巡江彬就見尹正言責之忤彬言於上召見語多狂謫戍大鐵鶴觀有縣令其弟子也與之飲大醉忽不見按無錫縣志尹蓬頭弘治中常遊金陵毗陵之間攜宋時度牒自言理宗時人尹從龍也至錫止邑人秦勵家或獨立暴日中或嚴冬擁雪而臥身腐穢多蟻益勵與同寢處三年一夕謂勵今夜寒甚願假君愛婢伴宿勵不答遂贈以一詩而去勵遇尹之後頗著靈異年八十餘卒按鎮江府志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客丹陽丁氏最久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爭延致之叩其由來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吳郡守林世遠聞而異之召見亦默然不答惟曰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有自天台至者亦云見之或云在雲南騎鐵鶴上昇矣

按江西通志尹蓬頭不知何代人自言曾見宋太祖入汴時嘗爲神樂觀道士正德末居番晏公祠有樊姬時魄體之一日寢其樓樊僕入城南遇之見懷四顆果分其一回登樓尹方覺袖猶存顆果三焉番陽陳瑣官南部時約同十餘輩試其異共日召齋俱至蓋莫測云

步梅溪

按鎮江府志有步梅溪者丹陽人有仙術諸怪異事甚多後傳其仙去

王守中

按四川總志王守中泥溪司人自幼學仙於後山鑿洞調息十餘載一日尹蓬頭來訪遂引之去十八年一日復還家云來救兄死時兄已入棺取出以水浸之復甦後兄仕滇二十餘年共隱去戒家人云我遺囊可療諸疾試之果驗萬曆四十六年臘月十一日午時後山崩出仙人洞即守中調息處

鍾萬五

按辰州府志鍾萬五辰溪人爲道士符錄表箋必虔人罕識者有異僧過門見其在園中鋤菜足離地尺許曰此子仙道久成非俗輩所能知也章朝元言上帝署公北極驅邪院特授仁慈忠孝昭烈普濟真君有祠在邑治右

任風子

按續文獻通考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術修煉於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行乞於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弘治甲子冬端坐而逝後有人見於遼

陽意其爲尸解云

按兗州府志任風子流寓張秋獨居一室自稱有修煉術隆冬不寒大雪落其居即融客過張秋者多倚舟名之給以布帛風子受之下舟即隨手分裂以予貧者其後不知所終

狄子李

按續文獻通考狄子李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以其辟穀但噉麥麸故名荆藩未定王墓之遺十校移文泰藩董是山者禮聘以至寓斬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慶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臥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遙爲拜泣索書又不見後復遺校至山則云李尸解矣校於歸途又見李持鉢行如飛何王以干宗正條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

按武當山志狄子李在太和得道屠大山中丞奉詔修太和會訪之山中

月光道人

按雲南通志月光道人正德間雲遊至郡結茅金鰲山麓兀坐不言日啖菜根少許如是數年不知所在人往覓之見壁間書一絕云壺中夜夜種金蓮劍光飛過赤霞天蓬萊此去無多路只在山人拄杖前始知其仙矣

韓飛霞

按四川總志韓飛霞瀘人具雋才爲諸生制行高雅試不第遂棄儒服黃冠出遊遇異人授以仙術尋得

道名聞於朝正德間召見賜號抱一守正真人

萬玉山

按續文獻通考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幼攻舉子業已厭棄投塔山寺爲僧法名道境真解禪宗邑令益召與語大器之命畜髮訪道徧遊終南峨眉武夷天台懷玉王屋五嶽所遇繙衣羽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充然有得矣玉山善踵息鉤鍊不啻林柯鹽酪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他諧琴擊劍蹴踘躡躑躅技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年六十始娶妻生子村正德乙亥往居霍山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且至倘余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驟至瓦甍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羣鶴集竹梢仆壓牆屋呼玉山不應入戶窺之正襟跌坐而化矣年九十二嘉靖間陶仲文以其術獻世宗官三孤封真人上詢其師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詔贈清微神霄演法真人玉山子朴以掾史投牒吏部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

董仙

按陝西通志董仙不知其名往來城市言皆徵驗夕宿咸寧金華落土洞中冬夏不著衣惟裹牛皮人又呼爲牛皮董云僵死洞中身首俱另鄉人瘞之嗣後又見在王渠濠溪巷裹牛皮如前正德間遍辭鄉人中午鶴至遂跨鶴昇去

蔣簪

按零陵縣志蔣簪號湘厓領正德癸酉鄉薦嘗出宰

扶溝以清潔著聞致政歸得遇異人授以服食之術棄家構一椽於山中曰寄寄巢修煉數年遂遊遊名山足跡嘗在天台雁宕間山陰徐淮文長之兄也好評數乃師事之文長曾記之以詩先生歸而貧甚飲食常不給意泊如也其妻偕隱亦能安貧除夕之日不能具朝餽笑謂先生曰歲已暮何以度之先生不應作詩示之曰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盡在別人家惟有老夫無計策開牕獨坐看梅花遂假寐王孫菊坡者與先生友善先生出神謁王孫談及於此備物送之先生寤則種種具矣其幻跡多如此類如是者數十年而先生死死之日道逢鄉人授以鑰寄其家人人駭之舉其棺輕甚蓋尸解云後數年又有人遇之於蜀峨嵋山中先生著有證道歌及湘崖文集傳於世

好了道士

按荊州府志好了道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姓氏貌體古怪椎結芒屨嗜酒飲數石不醉善爲巧法言禍福奇中能使鬼正德間常往來宜都山中叩其姓氏笑而不答但點首曰好了人以故呼爲好了道士居無幾大疫道士遍詣諸疫者呼曰爾曹急去毋困此一方人也疫遂止道士亦去莫知所之

邊遁

按雲南通志邊遁正德間人住獅子山土婦鳳氏往謁不爲禮且曰汝不修當爲厲蟲矣鳳怒夜遣人刺之至則爲巨人所縛雞鳴更使往視亦被縛懇請於遁乃以法釋之因拂衣去鳳又使人邀之業渡金沙江矣遂願使者曰若主真當變蟲俄失所在

劉偉

按高坡異纂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其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堯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聞人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窀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不可卽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蹟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按山西通志偉正德間爲文水知縣有政績擢監察御史尋轉兗州知府得仙術戶解後隱平定山中爲人推命多奇中甄給事成德李知府愈爲諸生時皆從之遊至省陳中丞琳曾與同臺卒充時巡按其地親弔之後識於市使家僮呼與俱來笑迎曰人謂公仙去今果然能飲否應曰能能燒酒否笑曰君疑爲

鬼物以燒酒相苦耶出一瓶輒盡後萬韓總兵家省臺聞而造焉內有韓玉泉者甥也呼曰舅拂以手曰錯認方據牀繩麻以手指某公某公皆若素識後不知其所往

賀長

按德安府志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憩南門外年約百餘歲日以鬻糖爲業糖未售輒已醉卽笑渾無一語明日復如是久之或叩其賣糖何資買酒何錢亦不答而笑凡三十年人莫測其端倪一日謂鄰人曰明日死矣詰朝啓戶視之莫知所在

周休休

按南康府志周休休正德間常寓建昌隆道觀東白樓往來十餘年後因觀主爲糧繫獄乃出囊中藥如黍粒者點銅十餘金濟之自是絕跡

孔師居

按廣德州志孔師居正德間白鶴觀道士也生而靈異常遇異人授以祕籙能呼吸風雲驅役鬼神禁蛟召鶴斬魅禳星無不奇驗年八十尸解仙去

彭小仙

按畿輔通志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明武宗初忽一童子詣村長者言彭姓爲長者牧牧三十年猶童也嘗日中忽驅牛歸牧場甚曝俄則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村人漸問童子以旱盜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聞於都者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爲具食供給捕者甚衆觀者莫測所從致就繫則其村人曰百年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拾莖草過於項身首異焉捕者

以狀報人通收瘞村北頭曰彭小仙墓歲清明十月初人輒聞鼓樂聲出墓下十年後有村人見小仙金陵道中叩所由生笑不言歸驗其藏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雨晴禱焉崇禎己巳歲固安有兵變人憶小仙言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樓云周前人凡所掠無微殺比去則縱還之言卒以驗

李子真

按東昌府志李子真濮州人通政著之子正德辛未著知平涼府子真隨之任遇洪道士授以異術後偕如濮每言禍福輒應嘗語鄉人曰麓頭星見山東分野境內其有幾乎無何霸州盜起殘破城邑以十數道士辭行子真曰老師獨行無依奈弟子何洪取小葫蘆放出山蜂萬餘曰是足衛矣後子真月下閉門臥鄰人張氏見子真行莖葦上驚異追視之不見及即門子真方睡熟未起也數年尸解顏面如生葬之日郡人宋氏見跨白驢西去

大瓢李

按續文獻通考大瓢李先朝太和人有人仙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閩人李公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屢欲謁祖未能後以微往入洞中稱孫拜牀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己令李公坐下李公欲展棄袍笏挂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歸代者爲丁公汝葵庚戌之變喪元東市不然禍在李公矣

邵道人

按李夢陽邵道人傳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

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邑授故莫究所自哉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弟子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邑授之諸弟子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補袍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碗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碗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喜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碗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湧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瘵瘵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瘵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摩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

震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耶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五十八卷目錄

神仙部列傳三十五

明三

羅碧陽 李鐵箍

金宗周 明法仙

荀氏 李赤肚

赤肚子 宗婆婆

楊布袋 萬鳳

王道人 余道人

卓晚春 邇邇仙

邢鳳子 張鼻鼻

孫魯西 張落魄

裴慶 方爐

尚陽子 頭陀劉五

徐道人 劉任

林道人 提脚道人

林癸午 余仲宇

松陽道人 閻希言

大腹子 韓野雲

寄僊 祝海韋

李存忠 朱癡

劉黑羔 破腹道人

陳孝子 仙桐道人

李虛菴 三休

彭幼朗 鞋幫子

田守忠 孫氏女

一瓢道人 劉邇邇

翟道人 廖孔說

丘了願

神異典第二百五十八卷

神仙部列傳三十五

明三

羅碧陽

按武進縣志羅碧陽嘉靖倭亂時客新塘龔氏龔一日早起見碧陽立內樓前雞冠花下主訝之出則碧陽方酣寢醒曰人疑我矣遂去平日所食飭碗不與人共去時棄一破衲有異香有叩其道答曰太陽移入月明中人無解者又一道人寓夾山王氏數往來其家主人有弟暴卒道人曰幾何時矣主人曰五更至今未收也道人急趨以一足蹈其腹頃之復生云若火炭炙於腹間主人謝以金帛道人却其金尺裂幅布盡散於家人而去

李鐵箍

按武進縣志李鐵箍頭帶鐵箍故名善行氣治病從學者戒不得觀婦人觀即叱之曰此偷陽賊也嘉靖丙辰寓天寧寺僧房坐化三日不傾化時雷偈曰老漢九十九今日騎牛走拍手上青霄乾坤如雷吼後

一載人見賣藥於陽羨之東關橋

金宗周

按浙江通志金宗周字歸儒正德間爲玉樞道院道士徧遊名山訪道歸即樓居日坐榻上寒暑一裘不事櫛沐常有鼻飭下垂須臾復上遇大雪時跌坐庭中纖毫不染人皆奇之呼爲金仙凡里人叩休咎悉中唐中丞顧之微服叩問侍坐七日贈以詩文而別及倭寇侵城閭閻逃避惟仙獨坐羣寇持刀立視良久相顧錯愕而去一日謂弟子曰來月二日吾別去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朗吟云元鶴當頭唳塵寰七十年白雲歸去好明月在中天吟畢即化時嘉靖乙丑臘月二日也

明法仙

按饒州府志明法仙浮梁明溪朱姓人生嘉靖辛巳在胎及乳母不受葷四歲偶逢大龍山一僧便稱師遂出家大龍山屢屢預占未來人已神之十四歲終先言終之月日燭火化死後頗顯神江湖間救人屢尋跡來謝又鄉村禱雨輒應至今香火本山爲明法真仙焉

荀氏

按湖廣通志荀氏陳文鑒妻嘉靖中偕母拾菜觀國山遇老嫗食以野草荀氏吞之自是不饑日惟飲水咬果遂於山頭結菴棲止不火食者殆三十年鄉人呼仙娘

李赤肚

按彰縣志赤肚者微之縣人或稱微度少負奇特遊酒人聲伎之間揮金無所惜年四十挾妓王鳳仙客

燒茲病羸瀕死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召之入丐者以手摩赤肚頂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赤肚伏枕首肯丐者索覺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赤肚撲膝上左手且剝且吸初撲時赤肚肢骨若然有聲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所苦霍然赤肚跪請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遊蓬頭也遂掃室焚香稽首稱師卒為弟子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名一了居三年與遊天目山忽語赤肚曰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言訖而去赤肚尋別築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為道姑而雲遊海內初入全州湘山更入太和山散髮長嘯遇閻道人見如夙識閻道人即舟州所記閻蓬頭者之茅山屏居一室忽出投清涼洞中見者驚救赤肚方泛泛若飛捧腹大笑遂不著衣嚴寒大雪尤見眉頰間汗簌簌下已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為侶銅帽者年亦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出遊廬山住三年再入茅山訪閻閻已先一年尸解茅山故多遊納赤肚更著衣履混諸衲中少試功行始相顧而嘻已少試治病病立愈相顧而驚稍稍有和尚奉為師者自是名噪遠近問病者絡繹千里王公巨卿爭致饋供赤肚皆謝去治病不假藥餌觀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為期重者再七日又重者用符呪僵者立起或叩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每坐足輒叩齒塞兌含液漱漉漉而咽之以後摩面梳髮一日能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醉或數十斤不醉葷蔬俱適口不擇太原王公荆石云師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貌若四十許人眉宇嘗有氣出如雲

烟師適出二像屬題彷彿若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贈以詩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迴翔黃鶴參井捫來下赤城彩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生平相期五嶽朝真去為問何人向子平

赤肚子

按續文獻通考赤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嘉靖間隱於北京西山

宗婆婆

按涇縣志宗婆婆涇人嘉靖中給事中太平周怡以直諫忤旨廷杖罷官訪道嵩高或過之曰此間有宗婆婆者汝鄉人也蓋就而問焉至則身坐龕最中顏色如玉談論往事甚悉大都宋末元初事計其生四百餘年矣

楊布袋

按汝陽縣志楊布袋不知姓名汝陽人稱為仙師手格綽約類處子蓬頭跣足冬夏掛一衲若布袋嘉靖戊戌坐平輿市為人療病第手撫患處扯衲敗絮令焚吞之病即愈浮遊虛空頃刻數百里懷慶府有怪為崇王延為驅逐設醴款謝袖出珍異果瓜佐王飲王喜命長子師之亭午晏坐遍體現小紅蟲芳香盈室居數月西去太和山

萬鳳

按光州志萬鳳上油岡人性至孝二親既終出家遠遊得異人授元元之旨能以氣傳人腹解人病隱銀山洞賊劫之縛鳳曰傳以黃白燒煉術則解鳳曰深山中惟有米布錢各負些去安知黃白術已而鳳縛

自解賊皆縛伏賊哀告叩頭得去一日語童子掃門明日有高人來既而劉元子至也世宗差御史訪天下異人商城令以鳳應鳳謝却之鳳臨解時有白雲滿洞雙鶴徘徊雲中所著有中陽子三篇

王道人

按太平縣志王道人不知何處人與涇陽曹某有夙因故來居曹山絕頂山高十餘每上下直從新莽中不依徑曲嘉靖某年冬大雪至新正稍霽某念道人高居攜杖呼僕擔果蔬薪火上視之彼已懷壺漿候半山山察其雪跡亦自頂直下不曲或寒不衣或無酒常醺或開戶連臥數十日不覺或大早禱雨周其境或條忽來往黃華間赴齋供如此三年遂辭去去之日某留宿舍同寢被彼境數里內受一飯一茶者一時聚往謝之次早決然長往諸受謝者至門問道人去處并說昨暮舉謝狀某追道挽留道人不應與一破衲而別後某有寒暑疾一被其衲即愈故某得年九十餘無恙而卒後有孫媳苦難產幾斃婢竊破衲蓋之一加身即婉母子俱全但衲不靈矣

余道人

按廣西通志余道人不知名氏家劍峯石下自幼入道士巖誦黃庭經精符術嘗用口呪桃符治病立愈禱雨逐疫咸應年九十餘一日午眠無病而逝洞南有梁姓者同日暴病亦歿二日復生家人驚問其故曰昨遇紅衣二人縛至壇林社公社母罵曰向日戌祭未陳設先盜肉食擬杖一百解鄧都值一官乘白骡來金冠緒服鼓吹仗蹕近前視之識是余道人余問社公所執何為社公告以故余曰愚民犯輕即命

社公釋回事在嘉靖間

卓晚春

按開書卓晚春甫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山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爲小仙幼孤無資行丐於市八歲善算籌指掌上雖千萬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當道聞其名召見之輒與抗禮每有得以施人時有善衣脫卸下旁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雖華筵不往矣少時蓬跣履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而已及長冬寒或贈之緇矣顧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曰走浴溪溪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天安能壞故曰者陽也日出而天地闢又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自子至寅陽氣始全自寅至午陽氣始盛自午至酉陽氣漸微自酉至亥陽氣復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有問日之烏月之兔曰此卯酉之說也或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水之淡者餘氣耳諸談論皆此類鮮知其解者惟林子兆恩故小仙與林子結方外遊時甫中寇疫頻仍有問郡中事者小仙口占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謂人曰我去後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果折壬戌遂有陷城之變其先知如此後蛻化於杭州淨慈寺小仙所爲詩曰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滄海脚帶青天幾片雲唐順之作小仙草書歌有瓊謁東海黃公符蒼古太廟姬王瓊藤纏老樹千尺掛鷹攫寒崖百鳥候之句

按江西通志小仙蜀人善畫好吟咏舉止異常嘉靖間寓番士大夫喜與之遊或納片石於口須臾成銀末豐王召小仙書其屏曰披衣兼跣足開口笑王侯千年渾是醉一世不梳頭言人禍福事後輒驗

通志仙

按休寧縣志通志仙者不知何許人嘉靖間寄跡西郭鎮橋庵露宿門外日遊城市海暑衣破衲暴日中冬則跣足踐霜雪塵垢遍體不事洗濯觸之無纖穢問其姓名笑而不答咸稱爲通志仙又就無心道人築室齊雲山中顏曰洞天福地居之日惟一食或數日不食局關寂坐遊展登齊雲者輒往瞻禮仙罕與人接田按臺生金叩以休咎搖手不答叩急即睜目曰做汝自家的事再問之曰忠孝是也兩臺登山祝釐多題贈之生平絕不作書一日忽書偈示徒景岳致和鶴林輩遂端坐而逝

邢風子

按江寧府志邢風子自云高淳人嘉靖中來縣騎虎食蛇放蕩不羈咸以風子呼之安遠柳公送居茅山天心塢死葬塢側方羽化時道柳公遣使遺一衲衣因焚於墓側而去使回遇風子於山下著所焚衲使驚問曰何以復命乃舉手以所執塵尾授之乘雲而去

張鼻鼻

按南陽府志張鼻鼻不知何許人敝衣垢面遍體瘡痍嘉靖間依裕州仙靈宮住持邢道人爲禮一日邢病思食食之時十二月初旬鼻鼻持紅杏一枝進始知其有道術明年辭邢去指階前隙地曰此地來

春生草可療諸症至春果有異草醫病奇驗

孫魯西

按鳳陽府志孫魯西嘉靖間遊客喜畫葡萄菊來類十餘載嘗爲遊戲之術人咸異之後欲去衆留之不可乃扇其室把其衣魯西忽隱身於壁隙力扯餘衣不能住頃刻不見

張落魄

按浙江通志張落魄不知其籍或曰錢塘人嘉靖中寄黃谷山下自稱張落魄云嘗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大水浸壁到所畫處人始悟玉山呼蝶爲點打點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齋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以與道童瞬息不見道陵駭其爲仙令道童追之甫一日即至杭州遇諸塗問曰爾何能至此告之故搥道童背出聚化爲雙蝶飛去

裴慶

按續文獻通考裴慶蘇人初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預戒道士曰必我先焚香明晨關門未啓然三辰皆有香先焚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益異之逼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仙皆曰此穢人常宿狗實猪圈中吳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天師遂登途忽纔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跽延之慶浴於泥淖中天師臨不已慶躍起踞上席大噉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挽以臭穢天師直詆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跽涕泣願以

瓢笠相從幾日未也二年後俟我於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履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燄中人猶見慶白鶴昇天天師侯於廬峰頂慶果至攜手並去莫知所之

按蘇州府志慶業彈絮性落魄嗜酒每臥人戶外日無醒時市兒侮之不為意居大石頭巷用缸一承一覆恆處其間每日午時至盤門外吳門橋中看東逝水波無間陰齋時或唱攀桂步蟾宮詞未二句即已妻頗姿潔吐令復嫁去而又來數詈之乃以青竹杖擊其肩背妻泣以辭人饋以清齋精粢不食也惟汗宿者則御焉偶至人家飲酒值老嫗病即扯衣帶煎湯療之其臥處無雪大學士夏言過此候之慶堅不應夏遣人扶出慶呼殺人蓋諷之也夏不悟後果不免嘉靖間張真人應朝輿請至舟中稱以裴仙而拜之遂延住龍虎山

方燒

按閩書方燒郡庠生早孤事母至孝嘉靖三十三年元旦遇異人於庠之泮橋授以祕書燒歸閱之遂棄儒業一日欲為子娶而無資其友王止庵知之拾碎金往市鎔之成錠出心一大孔相透匠賀曰某一生不能鎔兩錠公必為喜也王躬往遺之至則晚燒曰予欲留君恐妨君燕晚行無伴奈何然予已遣人相送矣王出心疑之行數步見前隱隱有燈光遇友吳姓者邀之道曰候公已久公何來晏也王唯唯就席第見呼盧擲骰靡不如意若有助者至半夜辭去而王家忽有呼門聲起視寂然頃之王至訝其門闕僕曰適有扣門者聞之又不見王入室異香襲人乃始

悟燒之遣人不虛耳建昌有游生者慕仙若渴偶夢仙導見一人儒冠道服年可七十童姿鶴髮丰神飄然囑之曰汝師也覺甚異之萬曆六年燒偶游益藩游遇於塗即夢中所見者遂拜而師事焉時益王厭折臂痛甚世子求燒治至則已知之矣授之祕術痛即止不數日愈王甚喜召之燕賜金帛不受王築壇別院待之世子朝夕執弟子禮居九年世子從壇中見紫光結聚異香滿座謁壇視得紫珠數十顆鮮明五彩進之王曰此寶也以遺燒燒館王所一十四年一日遣書游生三日後召諸友實雪如期至果大雪酒半酣起囑衆曰予叨王祿養久無以報今辭王歸矣遂端坐逝逝之時人有見燒儒冠道服曳杖逍遙從府中出北門去

尚陽子

按重慶府志嘉靖末年間有一道士自號尚陽子主於賣酒李長春之家館數者閱三年敬禮不倦適值庚寅除夕夜酒家時乏鹽道人言欲需鹽此易易耳但能隨我行便可得也酒家以當除夕更難他往道人曰子試閉目隨踵而行酒家從之忽如醉夢但聞耳中颯颯風聲及開睫視之已在藥溫壓子巖邊矣便隨道人偕止定慧寺語賣酒者曰子能隨我渡江否賣酒者見水勢甚猛驚愕不敢行道入遂乘白羊踏浪渡龍舌灘而去少頃即攜鹽一塊同約有半舫許付之曰子攜歸用之可足三年之資並授膏藥之方採百草煎之以治諸症無不痊者授方訖遂一揖而別賣酒者目觀道人行步如飛冉冉騰空而舉仰頭惟見白雲在天而已嘆異者久之乃裹其鹽並藥

方而返里每朝夕用以給費食之三年終不減半舫之數迄三年期滿而盤中不見鹽矣其藥方當年最驗邑中人多賴之以療病賣酒家因之饒富所以酬三年禮意也所授藥方後因兵燹遺失已久

頭陀劉五

按江寧府志頭陀劉五北人嘉隆間來金陵居城之西北數日不食面無饑色赤脚履冰雪中無寒慙劉誠意夫人病乳癰甚危頭陀取紙筆畫一石一水吹氣一口命縛額上越宿而乳潰嘗過毛百戶家飯飯竟解腰間繩欲自縊毛懇止之乃笑曰爾不與我死數年後定有一道士死於此遂走大倉後益死死之日人有見其浮江者亦尸解也及聞希言於百戶家坐化人益異之

徐道人

按南康府志徐道人即天池所祀四仙之一也常修煉於登雲寺

劉任

按鳳陽府志劉任字功甫號絳絳隆慶中河南鄉舉脫略世法篤好神仙居平招致雲遊客家人頗厭之而任自若年五十二預刻死日置仙籙懷袖中曰吾將與諸仙期海上矣約某日吾與諸仙當反家庭預戒其家設供以待賦詩而終至期婦子慢不設供而笙聲鶴唳繞繞屋上者數刻方去後十五年有客蒞西山見僧持一扇墨跡方新題曰絳絳居士任手跡也驚詢之僧云一先輩僦居寺中數日前所贈耳

林道人

按閩書林道人莫知其姓名得仙家煉合之術以並

濟貧乏爲主有食人求其術不得恨之告之守守怒急捕之林已在門矣遽召入秀眉美髯委出格外守望見已心異之詞色稍和試之術命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付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木揀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命銀工就地爲爐依法燒煉果不變也乃禮而遣之而雲間董翰林元宰來閩就詰焉曰憑學士取一物爲驗董取盃中梧子授林方茶大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爲銀舉座駭愕董曰梧化銀矣銀可返梧乎林接取再納茶盃食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因從容謂董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授觀學士有些道分故不覺技癢但某常以陰功求人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人世董許之中夜思維爲道人文吾能之萬一事敗則吾文悞人明日遣家人持輕裘二端繼履一輶送林林已先覺之迎謂曰乃公昨許我傳夜半生疑然遺幣致敬終不失爲長者敬拜乃公賜但少畱貧道亦欲附壽乃公即拾斷瓦重可十二鎰取紙包裹曰途中毋發也至館發之則金色燦然宛斷瓦狀董從容叩其大要會煉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書神姓名於左掌中指背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指歸每於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彩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癢則此臟之神颯颯不振急召使入忙用工夫巡還呼出便不復爾銀梧子上有星屬類梧子吳人就董取以球母小餅金所採亦多吳兒咸言神仙點金也董嘗爲人述說其

事焉

提脚道人

按雲南通志提脚道人姓名不傳萬曆初至滇住北郭外龍王廟以繩提左足趾而行佯狂笑謔人不能測天明入城乞食晚歸其所有門卒思窘之日未哺即欲閉門道人已至嘗披一衲終歲不滌亦無垢又時至蓮花池吐腸出洗一夕至塚間化去葬廟側滇人有遊武當者遇於南巖宮衣服顏貌如舊云

林癸午

按廣東通志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實中爲人牧豎每出牧止以簫管一枚箕踞自適牛有逸者取簫畫地中牛不敢踰曉歸所吹簫東高臺中簫俯地受寄若有神伺之者既長午乃忽習巫求神治病應口而愈河畔一巨石狀如大牛每浴必坐嘯其中或至移日忽一日謂其徒曰余當以來日昇矣其徒嗤其誑比往候之迄不見人傳與石俱飛事在萬曆初年

余仲宇

按辰州府志余仲宇不知何許人萬曆初至辰溪善風鑑更善醫醫皆用針奇疾演死一針即活性嗜酒日向士大夫家索飲遇無有則任取地下瓦石等物用氣噓之即成白金易酒得酒即醉醉即嘔吐滿室然無惡氣人強與之錢帛則姑受之隨即給散貧丐人冬月衣葛夏月露宿蚊蚋不敢近談未來事奇中寓辰溪數年忽一日遍覽諸相知者約曰某明晨遠去君輩可同來一餞衆如期至則已逝矣爲具棺葬之數日後有人來言親見公賣藥他所

松陽道人

按桂陽州志松陽道人不知何許人無姓名咸稱爲松陽道人云明神廟初雲遊至桂與樵豎雜處自南來一衲一蒲團外無他物倏暴雨如注淋漓透體至南郊雷邸雨止樵取棹樵火圍烘道人取蒲團跌坐氣蒸如炊不移時而衲之內外皆燥樵者之衣猶濕咸錯愕歎異問之曰吾體有真火非焚薪所及問能療疾乎曰吾療人疾即取藥於臟腑雖瀕危者可活非金石草木之比也時北廂劉東陽略血伏枕聞道人有活人秘授遣迎之道人往視令以舌舐紅紙取視之曰幸脾未絕可療也扶起環抱而坐以己華池水飲劉數日遂能起坐乃傳刀圭旨於劉之僕命並坐以華池水與劉咽之劉神氣漸旺東陽弟子矜也嗔道人不授之己道人曰吾令役代尊兄耳君欲之乎未幾劉體平而僕已疋羸尋登鬼錄矣一日遊街市聞盈室環哭問其鄰曰某人屬穢矣道人強至榻前以手按視猶有一縷氣往來胃臆間道人曰可活以湯灌之稍甦道人扶之坐淡旬氣體漸復足不能步乃撫摩其支體漸能布武數日道人與緩步至鹿峰復靜坐彌月氣已壯遽欲歸不可止道人指其兩膝復不能步俟其氣血既充乃命歸蓋道人之活人其起白骨而肉之者類如此後竟去不知所終松陽授之劉東陽東陽授之譚楚田楚田少善病卒年八十餘其全活九衆云

閻希言

按江寧府志閻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棉豐輔重領腰腹十圍盛暑暴日中不汗窮冬則鑿冰而

浴所至人皆異之有奉之幘者則幘奉之衣則衣予金錢則亦真袖中轉盼即付之貧人絕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人有以爲二百歲或云止可五六十則亦隨答之問其所緣得及延年冲舉之術則不應萬曆初年嘗過金陵土街口毛百戶家飯畢沐浴跌坐而化顏色如生淡句不變蓋尸解云

按鎮江府志問道人無名號皆曰希言不知何許人或自言家山西年二十七八時成癡死遇師傳導引法得無恙嘉靖乙未丙申間去家學道後從太和至鬱岡時似六十許人或曰已百餘歲或曰元時嘗爲某路總管希言皆漫應之終不測其何如人也頂一髻不巾櫛人因稱爲圓蓬頭身著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和服履而不襪絕不爲人道其所由或叩以延年冲舉之術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與勿淫勿殺勿憂勿悲勿多思而已初至山乾元故址僅有門及丙舍道人遊金陵公卿間彙貲成諸殿閣山徑左右皆植桃李春時若錦繡益斤南畔田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數十畝住觀五十餘年一日過毛百戶俊家飯畢索湯浴三浴後移茵席地上坐似欲解去狀其徒問所欲言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臥坐不僵淡旬猶有煖氣色休然汗沾鬢若穉移龕入乾元觀萬曆戊子十月也

大腹子

按建昌府志大腹子不知何許人自稱其名萬曆乙亥丙子嘗遊軒中日乞食城市言人禍福多中夜不知所止每便溺以物接取飲不使遺地言多拓落不羈乞錢米隨手轉施羅近溪先生知其非常人亦禮

敬之後不知所終

韓野雲

按貴州通志韓野雲不詳其自萬曆間止大道觀能知人隱善飲不醉既盡數斗運於周身骨節珊珊然人攜酒就之每於袖中出穀核以啖客無不遍者恆攜一鐵笛飲則吹之響徹雲表郡人程文弼楊師時輩恆與遊後不知所往

竈僮

按建昌府志竈僮臨川人不知名姓嘗居竈中萬曆己卯雲遊麻姑洞三月草衣木食人有叩之者輒大棒逐之每云我乃無知乞人何故苦苦纏我人施錢布不受後有人於廬山見之

祝海章

按德安府志祝海章山東人萬曆中過郡車騎甚都爲郡守所禮今府署黃堂題額其手書也鄉先正甘壽暨永陽楊忠烈連皆師事之惟司李某目以爲誕一日偶與司李值即耳語曰君家人旦晚至十餘年某事今諧矣詰朝得家報果然蓋司李自爲諸生時即有所覩於大姓亦祇借未來事供窮聽一嘆即妻子亦未告語也自是亦疎門下

李存忠

按閩書橋仙李存忠性冲和善笑寡言縫衣糊口每得食必懷以貽母母死寄食於兄而以母事嫂嫂狠妬不相容譖兄逐之忠罄身出居昇仙橋之鵲梁下單衣敞席外無長物飢惟就飲者而止之戴長冠袖手不言即與言但嘻笑而已市中三尺童子皆呼橋仙歷寒暑數十年其口嘿然其容莞然其體充然如

一日也或日一往市或三日一往市餘惟濃睡而已時隆冬有好事者往觀其狀裸體縮足兩手互舉足心熱臥其煖氣猶蒸人人大異之自是往市中無不爭者忠亦不受惟酒則飲之一日大雪忠出有飲者見而招之飲畢去衆問曰如此盛寒君第單衣何以堪之忠笑不言衆強之曰內不足故寒即逸去衆愕然未幾而逝逝之日有人自武夷來者見於其處或又見在白渚橋云時萬曆之二十五年

朱癡

按蘇州府志朱癡不知名居高橋鎮賃擔爲生一日爲勢家所虐發狂久之得祕授嘗臥大雪中所棲無少沾每浣衣濯足天必雨或數日不飲水已復飲啖如初好事者爲結茅於鎮東界溪之側太倉王文肅錫爵病中恍見蓬首跣足若丐者狀稱爲朱仙覺而異之詢知高橋有異人圖其形與所見無異因偕子衡訪之與之言多隱語授之酒辭屏語家事亦不答於是三吳謠訪者接踵而至朱癡自此頗厭見人每掩龕憩息或旬日不出如是數年人習爲常一日啓龕視之已僵脫矣蓋尸解也歲餘人有遇於當湖武林間鶉結如故忽憶其亡蹤迹之已失所在矣時萬曆三十六年也

劉黑黑

按蘇州府志劉黑黑本山東人萬曆壬寅由泰州渡江至常熟棲泊無定衣冠極敝不爲整或時咬生魚狀若狂途人因目爲垢仙遇縣令導從箕踞不顧令怒笞而逐之遂入郡城危坐華陽香花二椅八年餘晝夜暴露無間寒暑或風雪連旬市人慮其必死迫